

荡 寇 志

(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7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目 录

第一一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1)
第一一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15)
第一一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29)
第一一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42)
第一一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57)
第一一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74)
第一一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91)
第一一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107)
第一二 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121)
第一二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136)
第一二二回	吴用智御郟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154)
第一二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170)
第一二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184)

荡寇志

第一一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却说陈希真、刘广等在遇贤驿客寓上房，正相坐谈，又见一位客官，带了二仆进左厢房来。希真看那客官，剑眉秀目，方额微须，中等身材，满面和光，深藏英气，却未知是谁，只见他已进厢房了。希真闲步下阶一回，只见那客官也负手出房。希真便上前唱喏，那客官慌忙回礼。希真请问名姓，客官拱手答道：“小弟杭州徐槐。”刘广在堂上，慌忙下阶，与徐槐深揖，问道：“仁兄府居，是西湖午桥庄否？”徐槐答揖道：“正是。”刘广大笑道：“远在千里，近在目前，原来就是徐虎林兄，久慕之至，幸会之至。”希真便问刘广道：“姨丈何处闻知此位徐兄大名？”刘广道：“此徐兄表字虎林，居杭州西湖午桥庄，乃高平山徐溶夫之令从弟也。”徐槐转问二人姓名，二人一一答了。

当时三人一见如故，希真、刘广便邀徐槐上堂叙坐，范成龙亦相见了。逊坐毕，刘广对希真道：“徐溶夫才名，姨丈所知也。小弟那年往高平山会晤溶夫时，溶夫说起虎林兄经济满怀，深通韬略，能为人所不能为。彼时弟已心醉，不期今日幸遇。”徐槐道：“经济二字，弟何敢当，特遇事畏葸以君国，所不忍为耳。”希真称道不绝。范成龙也说起溶夫称述徐槐之事，并道久仰之意。希真请以上房相让，徐槐谦谢。希真再三逊让，徐槐便移至上房与希真共住。当晚共

用晚膳毕，徐槐与希真等畅谈竟夜。希真方知徐槐曾在东京考取议叙，归部以知县铨选，因选期尚早，故游幕于山东；近得京信，知名次已近，所以上京投供。希真暗想道：“山东正当干戈扰攘，此公倘得选山东，必大有一番作为也。”次日早起，两家仆从各收拾行装，徐槐与希真等各盥洗毕，用了早膳，又谈了一回。为时已不早了，徐槐与希真、刘广、成龙拱手告别。希真等赴山东，徐槐赴东京。

话分两头，先说徐槐辞别希真起行，不日到了东京，觅所房子，安顿了行囊，又就京中雇了两名车夫。次日即赴办投递亲供之事，又拜了几日客，应酬了一番。初夏将近，风和日暖，是日闲暇无事，徐槐独坐斋内，看那庭院青藤架上绿阴齐放。徐槐忽叫车夫进来，问道：“神武门外元阳谷，我幼年曾到过，一路藤阴，景致甚好，此刻你可晓得藤花放否？”车夫道：“不敢晓得。”徐槐喝道：“甚么说话！不晓得便不晓得，有甚不敢晓得？”车夫忙答道：“是小人说错了，小人说不敢打听。”徐槐道：“怪哉，怎么不敢打听？”车夫道：“老爷不知道，近来这谷内进出不得了。”徐槐道：“却是何故？”车夫道：“近来这谷内有一伙强人，为头的一个叫做千丈坑许平升，一个叫做冰山韩同音。这两个魔君，聚集一千七八百人，占据了元阳谷，打家劫舍，无所不至，所以这山进出不得。”徐槐愕然道：“元阳谷乃京都北门锁钥，岂容盗贼盘踞，收捕的官兵怎样了？”车夫在旁笑道：“官兵还敢近他！”徐槐叹道：“天下盗贼如此横多，安望太平。”车夫道：“只有一人，想该斗得他过。”徐槐听了，忙问是何人。车夫道：“这人姓颜，名叫树德，号叫务滋。那年小人送一起大客商，路过蓟州府寒积山，突遇一伙强人，望去何

至二三百人。这边客人，无一个不吓得手脚冰冷。幸喜路旁酒店走出一个大汉，正是颜树德，手提大砍刀，直奔过去，登时杀得那强人四散逃走。当时客人问了他姓名，又重重谢了他，他也老实收了，又留客人酒饭，歇了一日。小人因此识得他本领。”徐槐道：“这人现在哪里？”车夫道：“倒也巧极，这人向来东飘西泊，不知住处，恰好前日小人在不远亭边来复囊口撞见他，可惜没问他住处。”徐槐道：“你下次遇着了，速来通报。”车夫应了出去。

一日，有一贵官来拜见徐槐，正在厅上分宾叙坐。那车夫急走进来，见主人正在会客，不敢上来，只得站在阶下。徐槐一见，便问道：“你有甚事来禀？”车夫上来道：“禀告老爷：那颜树德正在巷口酒店里，老爷说要见他，此刻要不要叫他来？”徐槐大喜，不觉立起道：“你怎说叫他，须我去见他才是。”那贵官笑道：“原来是那个乞丐颜树德，徐兄见他何为？”徐槐道：“小弟闻知此人武艺超群，故爱敬他。”贵官道：“此人武艺却好，但仁兄叫他来也罢了，何必轻身礼接下贱。况此人武艺虽好，性情鲁莽，本是故家子弟，自不习上，甘心流落，一味使酒逞性，行凶打降，所以他的旧交，无一人不厌恶他。小弟久不闻他消息，只道他死了，谁知今日还在。仁兄若见了，便晓得此人不好了。”徐槐道：“仁兄所说，谅必不错。但此人或有一长可取，亦未可知，总待小弟见过了他再看。”车夫道：“老爷不必自去，待小人去请他。”徐槐道：“也可，但须说得恭敬。”车夫应声了出去。

那贵官起身告辞，徐槐送至门首，贵官拱手升舆而去。只见车夫领着一个黑大汉过来。徐槐看那汉，面目黝黑，虎

须倒卷，威光凛凛，身長九尺，腰大十围，身上十分褴褛。车夫指着对徐槐道：“这就是颜树德。”树德向徐槐一揖，顾车夫道：“这便是徐老爷么？”徐槐暗暗称奇，便答揖道：“小可正是徐槐。”路上人见一华服官人与乞丐施礼，都看得呆了。树德对徐槐道：“小可落魄半生，知己极少。今日老先生见召，有何教言？”徐槐道：“请壮士进内叙谈。”便携了树德的手，一同进内。那些仆从尽皆骇然，连车夫也呆了。

树德到了厅上，向徐槐扑翻虎躯纳头便拜。徐槐慌忙答拜，便吩咐：“浴堂内备好汤水，请颜相公沐浴。”又吩咐：“取套新衣服与颜相公穿了，然后请颜相公出厅叙话。”颜树德道：“小可承先生过爱，不知先生因何事看取？”徐槐道：“小可在山东时，久闻足下大名。但不知足下运途蹇晦，一至于此。”树德浩然叹道：“小可是四川人，自幼游行各处。那年小可在河北蓟州，因生意亏本，往青州奔投表兄秦明，正还未到，不料那厮失心疯了，早已降贼。小可失望，意欲仍回蓟州，更不料还有个失心疯的贼，就是传言秦明降贼的人，劝小可也去降梁山，吃小可一掌打死。小可犯了人命，只得一口气向南奔逃。路至济南，盘缠乏绝，只得沿路行乞，迺迺到了河南归德府。小可初意，原想到这京里来投奔一个好友。后想世间都是没志气的人，我这副铜筋铁骨埋没了也就罢了，便一口气回四川去了。恰得奇兆：小可到了四川之后，为人佣工度日，一日往景岳山去，走进一所庙宇，十分宏敞，只见里面一个老者，相貌魁梧，向小可说道：‘你是洞天中大将军，岂可置之无用之地！’又说我遇午当显。说罢，那老者并庙宇都不见了。小可感此奇兆，因重复

一路行乞到东京来。到此方才七日，不意便遇先生。先生果知我，异日为先生冲锋陷敌，万死不辞。”说罢又拜。徐槐急忙扶起，感慨一回，便问道：“足下那位好友姓甚名谁？”树德道：“小可未曾和他会面，据另一个好友，姓韦名扬隐的在蓟州说起他，性情仁厚，韬略渊深，慷慨好施，谦光下士，现在钹树村神明里居住。他姓任，名森，表字人衔。小可久记在心。那年因思归故乡，不去见他。今番去见，叵耐他管门的这班鸟男女，不容我进去。我想，就不去罢了！”徐槐道：“想是下人之过，足下休怪他。且请用了便饭，改日小可与足下同去见他。”当日徐槐请颜树德酒饭，又打扫一间房屋安置树德，又畅谈半夜。

次日早起，徐槐在外面应酬了些事务，大约无非贵官贵客，一番常套，不必细表。到了傍午，与颜树德用了中饭，便叫备个名帖，带同颜树德，直到钹树村神明里去访任森。原来任森世居皇城，先代显宦相继，世沐恩光，家居神明里，资财巨万。任森生得相貌清正，长须五络，丰裁儒雅，勇力过人，性情仁厚，却又严正，所以一切富家齷齪子弟，无不刻忌他。更兼他深居简出，不喜趋走，所以朋友极少。这日任森正静坐书斋，外面忽投进徐槐名刺。任森接了细细观看，恍然悟道：“那年先师陈念义夫子仙驾来临，谓我道：‘能用汝者，与余有二人也。’言讫而去，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今想‘余有二人’，非‘徐’而何？且待我出去接见他。”便命邀徐槐进厅，颜树德一同进来，任森接见逊坐叙茶。徐槐与任森略谈几句，任森便大悦服，便请徐槐上坐，纳头下拜。徐槐忙谦让道：“岂可如此！”任森道：“我观先生才德超群，必建非常功业，日后但有用小弟处，无不效

劳。”徐槐谦让答拜，重复入坐。任森便指树德问徐槐道：“这位大英雄是谁？”徐槐代树德通了姓名，树德便向任森下拜。任森大喜答拜，道：“那年韦扬隐回东京，向小弟说知颜兄，小弟甚为钦佩。又说在归德府寻访吾兄不着，小弟亦代为纳闷。不期今日得瞻虎威，实为深幸。”树德听了大笑。

当时任森留徐槐、树德酒饭，畅谈一切，十分知己。席间徐槐开言道：“仁兄贵庄设立碉楼，整顿戈甲，想是为元阳谷贼人之事么？”任森道：“正是。那厮见俺庄上丰富，常来滋扰，是以小弟不惜重资，募练乡勇，保护村庄。那许平升吃小弟诱败一阵，从此不敢正觑我村。只是那厮还有个党羽韩同音，把守得紧，所以不能直捣他巢穴。”徐槐未及开言，树德忙说道：“那韩同音本领甚低甚低！小弟一到东京，闻知此事，就去与他厮会。那韩同音身披铁叶甲，手执刀牌。小弟赤膊空拳，打得那厮癣斗频翻。只可惜许平升来帮他了，不然小弟活打杀他。”徐槐捻须微笑道：“二公既同生公愤，敌忾杀贼，小可不才，取条妙计，管扫得那厮影迹无踪。”二人一齐请教，徐槐道：“火攻而已矣。”二人大喜。颜树德便要前去，任森道：“且将器械备好再去。”一面席上劝酒，一面吩咐庄客准备干柴芦荻，并一切衣甲之属。徐槐又指划些攻取之法，又畅论一切，尽欢终席。徐槐、颜树德就歇在任森家。

次日，徐槐替他禀明当官，请了号令，便坐在庄内听信。任森披起黄金锁子甲，手提烂银点钢枪，又取副狮蛮铁叶甲与颜树德披了。树德自去架上选一把七十二斤镇铁大砍刀。任森跨上火炭枣骝马，树德跨上追风乌骊马，点起八百名庄客，一齐杀奔元阳谷去。那许平升、韩同音正在商议打

劫之事，忽报神明里乡勇杀来。许平升、韩同音一齐大怒，便各持兵器上马，点起喽囉们，杀出谷口。恰好两阵对圆，韩同音当先出马，高叫：“神明里牛子，敢再到这里来领死么！”这边颜树德一马飞出，大骂：“贼子，今番你休想侥幸了！”同音见是树德，心中大惊，许平升慌忙出马，二人攒战树德。树德毫不惧怯，共斗十五六合。任森早已立马阵前，两边战鼓齐鸣。那贼兵后队忽然叫起苦来，只见元阳谷火焰齐发，火光已蒸天价通红了。贼军大乱，韩同音被树德一刀砍于马下。许平升大惊，拖枪而走。任森早已指挥两翼壮士掩上，将贼兵团团围住，杀得一个不剩。许平升已死于乱军之中。那些放火的壮勇都有斩获，纷纷上来献功，任森大喜。内中一个壮勇的头目禀道：“可惜徐老爷不防及谷后，眼见还有两员贼将从谷后逃走了。”任森愕然片刻道：“只好由他。”当时与树德会合乡勇，同掌得胜鼓回庄，徐槐接见甚喜。任森说起不守后谷，可惜走了两员贼将，徐槐笑道：“任兄还怕不识此计玄妙，我计正妙在不守后谷。若前后合围，不留出路，那厮必然拚命，困兽犹斗，非兵法所忌乎？”任森大服，从此拜徐槐为师。徐槐将任颜二人恢复元阳谷功劳报官，任森、颜树德都得了防御职衔。自此任森、颜树德都归依了徐槐。

不数日，韦扬隐自睦州回来，来见任森。任森方知韦扬隐奉童贯差征方腊，不料诸庸将掣肘，以致败绩。罪归韦扬隐，削职。任森大为叹息，韦扬隐毫不介意。因贺任森得胜之喜，见了颜树德，悲喜交集，各问原委。又闻知了徐槐英雄，便求任森介绍来见，一见大服，便拜徐槐为师。又引李宗汤见徐槐，亦拜徐槐为师。徐槐与任森、颜树德、韦扬

隐、李宗汤日日盘桓，徐槐遂深知四人性情才能，日后各有用处。不题。

且说那元阳谷后逃走的两员贼将，一个是扫地龙火万城，一个是擎天铜柱王良。这二人见满山火起，料知事败，不敢去接应前军，只得率领四百名喽囉，保着一位军师，向山东而走。路上改换了捕盗官军旗号，所以一路无阻无碍，直达梁山。

谁知那宋江吃了魏辅梁、真大义的作弄，见有新来弟兄，十分胆怯；更兼刺陈希真不成，枉送了时迁性命，杜绝了蔡京、范天喜门路，懊恨非常。迩日希真又奉旨荣任，跨有兗沂，众将遵旨就职，日日简练军马，宋江大小头领无不震惧。这日早上，忽报有火万城、王良二位好汉前来求见，却未提起入伙的话。宋江正在烦恨，不得已接见了二人，却于礼貌言辞间失于关切，觉得疏淡了些。二人不悦，托辞告去。宋江又不苦留，二人便同那军师并四百喽囉去了。

吴用在后山阅视睽煌，中午转来，方才知此事，急来见宋江道：“兄长为何拒覆新来兄弟？兄长真是奈何不得东瓜，只把葫芦来磨。那魏辅梁、真大义二人，不可自失眠了，怕他真个人人如此！那新来兄弟，诚伪真假，我自有照察之法，何必遽行拒绝。兄长如此疑人，现在辅佐业已残缺，未来豪杰裹足不前，我梁山其孤危矣！”宋江大悔，急命杨志、徐宁二人去追火王二人转来，与他陪礼。杨志、徐宁领令火速追去，早已不及了。宋江看着吴用一言不发，吴用道：“此事休提，且着人去探听他下落，再作计较。只是陈希真那厮跨有兗沂，兵势浩大，逼近为患，极非小耍；更兼新泰、莱芜隔绝兗州之东，我戎马出入大为不便，所当速

定大计。”宋江矍然道：“这事怎处？”吴用道：“处此之势，用兵或有生路，不用兵直坐以待亡耳。”宋江道：“我去恢复兖州何如？”吴用沉吟一回道：“陈希真何等利害，此番去夺兖州，定然枉费力气。我想此番我们新失兖州，云天彪必不料我有事青州，不如乘势去恢复清真山为妙。”宋江道：“此一路被刘广在兖州当我咽喉，进出不利，怎好？”吴用道：“我自自有道理。且我此去夺清真山，亦不专为清真；如果清真山夺不得，我亦另有算计。若从事兖州，则是舍远守近，地势愈促，不惟兖州不可必得，而失却新泰、莱芜，大非计也。”宋江点头，便从此日日加紧操演，鼓励士卒。统计梁山兵马尚有十五万，并嘉祥、濮州两处十七万人马，及新泰、莱芜十万人马，合计共四十二万人马，钱粮尚可支三年。吴用对宋江道：“似此尽可有为，兄长放心。”宋江亦喜，对吴用道：“只是我良将消亡了许多，以此耽忧。”吴用道：“再看机会，倘再能收罗几位豪杰，便可补数了。”宋江称是。

过了半月，兵马操演已极精熟，宋江箭疮亦早已全愈。是日初伏天气，宋江升忠义堂，聚集众英雄，请吴用点兵派将。吴用请卢俊义率李应、徐宁、燕青、段景住，带三万马步全军，先行攻围兖州北门及飞虎寨，不必定求攻破，只待大军过时，便将兵马约退，拣择险要扎住，一面为大军作援，一面接应粮草。卢俊义应诺，领徐宁等三万人马去了。吴用便请公孙胜守寨，点起秦明、杨志、鲁智深、武松、燕顺、郑天寿、王英、孔明、吕方，带三万人马，宋江、吴用亲自督领，即日起行，由汶河进发。

那卢俊义率领徐宁等三万军马，正在攻打兖州。刘广悉

力防守，不暇他顾。宋江、吴用已领大军，抹兖州北境过去，一路无阻无碍，直到莱芜，朱武等迎接入城。歇了一日，宋江便同吴用率领秦明、杨志、鲁智深、武松、燕顺、郑天寿、王英并三万人马，直趋清真山。早有探子报入清真营里，都监风会闻报，便与防御使李成商议道：“俺这里五万人马，训练精熟，尽皆有用之才。李将军速派令战守兵数，严行防备。”李成道：“相公且请镇守，待小将带三千精锐兵，由后山抄过赤松林，至野云渡埋伏。待其兵过，便袭击他后队，先杀他个下马威。”风会道：“此计亦好，但不可十分恋战。”李成领诺，便提兵赴赤松林去了。

且说宋江、吴用将兵马分为三队：秦明、鲁智深领前队，宋江、吴用、杨志、武松领中队，燕顺、郑天寿、王英领后队，一路由野云渡进发。宋江中队已过了赤松林，后队方到林边，吴用猛叫：“林内恐有埋伏！”说未了，只听背后林子里炮响，伏兵果然杀出，梁山后队郑天寿慌忙应敌。李成早已一马当先，挺枪直刺，郑天寿举刀急迎，两下便斗。不上二十余合，郑天寿刀法已乱，那里是李成的对手。燕顺拍马来助，只见官军呐喊齐出，杀气影中，郑天寿中枪落马。燕顺大惊，只道郑天寿一命休了。幸王英马到，救了天寿。官兵奋勇冲杀，贼兵大乱。吴用急命杨志还救，那李成早已领兵退回去了。郑天寿左肩中伤，折兵八百余名。宋江大怒，便催军马飞速攻清真营，吴用谏道：“不可，恐前去尚有奸计。总之行军万不可因怒任性，一旦有失，悔之晚矣。”宋江依言，整顿了后队，依旧按队徐行。到了前面，果然风会已设伏等候，幸吴用料着，不曾中计。

且说风会接得李成捷报，大喜，便教李成守营，自己领

精兵二万人，扎住西灏山口。宋江兵马屯在平地，相拒一日。风会见贼兵不中计，便起早领兵，直叩宋江营前搦战。宋江大怒，便命前队迎战。秦明领命，便提狼牙棒一马先出。风会早已倒提九环泼风大砍刀，立马垓心。两人相见，各无言语，交锋便战。七十余合不分胜负，风会拖刀便走，秦明狠命相追。吴用大惊道：“这厮分明有计。”忙教鸣金收住。风会见了，亦不追转，便收兵而回。次日，风会一面告知云天彪，一面又来讨战，鲁智深当先迎战。饶你鲁智深本事高强，和风会只战得个平手。宋江、吴用都看得呆了。二人狠斗一百余合，只得收兵。第三日又战，宋江命武松出战，也只是平手。话休絮烦，那风会与秦明、鲁智深、武松连战五日，不分胜负。当晚收兵，吴用与宋江商议道：“风会这厮，真正了得，不如用计擒他为妙。”宋江问何计，吴用道：“他明日再来，便用如此如此擒他。”宋江称是。当夜安派已定，只等风会再来。

且说风会回西灏山寨内，正拟明早再出，只见李成前来到道：“相公连日辛苦，明日待小将出战。”风会应允。次日，李成领兵直叩宋江营前，大叫：“狂贼快献上头颅来！”宋江大怒，命燕顺出马迎战。李成举枪急刺燕顺，燕顺举刀敌住，一来一往，酣战四五十合。宋江暗暗称奇道：“李成真个不弱于风会。”只见燕顺气力渐渐不加，虚晃一刀败走，李成狠命相追。风会大惊，急叫鸣金，李成已追上一段。深草坑里，绊马索齐起，燕顺挥众军掩上，将李成捆捉去了。风会急命起鼓进兵，来救李成，吃贼军两翼挡住，风会冲杀不入，只得懊恨收兵而返。

且说宋江收兵回营，燕顺解着李成进来。宋江随即喝退

燕顺，道：“我教你去相请李将军，谁教绑缚将来。”燕顺许诺而退。宋江连忙跳离交椅，走下帐来，亲自解了绳索，扶上帐来，纳头便拜道：“兄弟们不识尊卑，误有冒犯，切乞恕罪。”李成答拜毕，大笑道：“宋头领，你此等诈术，可以网罗俗子，不能结纳英雄，竟敢如此唐突李成，无怪你眼睛戳瞎了！”宋江心中大怒，众头领同声共愤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叫做及时雨宋公明，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如何省得！”宋江猛然得计，便喝住众人道：“休得伤犯李将军！”便问李成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日误有冒犯，切乞恕罪。”李成笑道：“宋公明，你须受招安，李成现是军官，未免多此一番招安。你想李成受你的招安，你还想受那个的招安？”

宋江未及开言，只见郑天寿大叫道：“哥哥休与这不明理的打话，小弟吃他伤了，哥哥反要与他陪礼！”说罢，提刀上帐。宋江忙拦住道：“兄弟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李成拱手道：“忠义宋公明！俺乃不知忠义之人，杀亦何妨。”宋江见李成口软，便怒视众头领道：“都是你们得罪了李将军，快与李将军陪罪。”与众头领丢了眼色，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宋江道：“小可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生平，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李成亦拜倒在地道：“公明尊意究欲何为？”宋江笑道：“且请将军坐地。”众人皆起，只见后帐转出杨志，向李成叙礼，诉说别后相念，两人执手洒泪。宋江便命置酒相待，用好言抚慰道：“李将军，你看我

众兄弟，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若是将军不弃，愿求协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

李成看到此际，暗暗想道：“我若任性拗他，白白的送了性命，与国家毫无益处，不如趁他笼络之时，我便将计就计，投降了他，就中取事。或除得来宋江更妙，万一不能，就剪灭他几个羽翼，也胜于白死。”便对杨志道：“杨兄，公明哥哥好意，我非不知。但我李成耿直一身，断不肯无功受禄，现在既蒙招留，我却不敢附居众英雄之列，倘一旦立得一二功劳，显得我李成本领，然后再叙大义。”宋江又起坐长揖道：“将军在此，山寨有光，又肯为我立功，莫说众兄弟钦服，就是我宋江这把椅儿也当奉让。”大众欢谈了一回，李成对宋江道：“公明哥哥大义，小弟十分钦佩，现在小弟还有一个知己，倘能邀得他来，亦可一同聚义。”宋江问是何人，李成看着杨志道：“就是大刀闻达，现在云统制帐下。”杨志接口道：“此人真有万夫不当之勇，惜乎不能招致。”宋江道：“想云天彪日内必来，闻将军必然同来。”便对吴用道：“何不用计擒之？”吴用捻髭微笑道：“且看。”当时众人又谈一回，酒阑而散。

吴用私对宋江道：“李成此意，真伪难测。今小可已定主见，来日调杨志为先锋，即以李成为副先锋。我看杨志和李成交情甚好，必能联络得李成。阵上我教杨志与李成寸步不离，他亦无所施技。李成倘肯奋勇斩获，便是诚心归我，如或有退缩，便见其伪。至招致闻达一层，小弟另看机会。”宋江称是。当下计议已定，吴用便教将李成手下被擒的官兵放走几个，回去通知李成投降，以绝李成归路。

风会在西灏山，闻知李成降贼，大惊。正在踌躇无计，